

合格的大学生家长，要懂得“退场不离场”



长久以来，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家长一方面希望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一方面对孩子事无巨细，都一手包揽。而当这些孩子迈向成年，进入大学后，不少家长仍然不习惯放手，事无巨细都要“远程遥控”，甚至和辅导员或导师联系最频繁的也不是学生，而是这些学生家长。

近来，关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话题频上热搜，这些话题看似五花八门，其实聚焦的都是家长该如何对待已经成年的大学生。这些争论也进一步启迪家长思考：是否应该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选择、去创造、去试错；是否应该选择去理解、去支持、去认同孩子和我们不一样的想法与观点。

——编者

■ 吴晓玲

“可否在学生宿舍安装床帘，让学生有一个私密的空间？”4月23日，相关话题“多地高校禁止学生挂床帘”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过去几个月，有多个和大学生相关

的话题都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包括大学是否该给家长寄学生的成绩单；大学教授抱怨课业还为学生建家长群，疲于应对家长的各种问题；大学是否可以规定学生上课必须坐在前排等等。对此，不少大学生也抱怨，学校仍

把自己当小孩管。

其实，无论是大学建家长群，还是给家长寄成绩单，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涉及同一个问题：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的事情为什么还需要家长时不时插手？

孩子习以为常的需求，为什么到大学成了“奢望”？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丰裕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的自我意识增强，自主决定权和排他意识正逐渐增加，独立自主正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就以学生宿舍安装床帘为例，对于是否应该安装床帘，年轻人的意见似乎高度统一：即便是公共空间，自己也需要“隐秘的角落”。

而且，就当下的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家长，有相当一部分是成长于经济高速发展的70后。他们在育儿过程中很强调个性养育，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他们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独自睡觉，且习惯拥有一个独立、专属的卧室。孩子也会自主布置或者装饰自己的空间，喜欢的颜色、心爱之物都构成了他们个性独特的标识。

从一组数据也可以看出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对于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1990年到2020年，30年里中国人

均住宅面积实现了从7.1平方米到40.8平方米的爆发式增长。当下的00后、10后们，从小的居住环境就相对宽敞优美。反观高校的宿舍建设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1-2018)明确提出，学生宿舍生均面积标准为“本科生10平方米/生，硕士生15平方米/生，博士生20平方米/生”。

几十年前，学生考上大学，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包括更多的人均居住面积、更先进的生活设施以及更好的学习环境，这些都让当年的学生在考上大学后的欣喜叠加。更不用说，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纯粹而持久的友谊常常体现在共享一件衣服、共喝一瓶汽水或睡前天南地北的卧谈会，这成为很多大学生的美好回忆。

而今，当一名学生踏入大学宿舍时，首先要面对的可能是系列困难。比如，无处安置的行李、突然嘈杂的空间、无法协调的生活习惯差异以及必须要和他人共享的生活设施等等。当“我只想

早点睡”“我可不可以安静地发发呆”“我真的好想痛哭一场”都成了青年人奢侈的愿望时，在校大学生选择校外租房的比例也逐年增高。

2023软科中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宿舍条件舒适”也是广大学子密切关注的重要校园生活体验之一，但全国大学生中仅有50.9%对母校宿舍条件表示满意。其实，现在不少大学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不论是上海交大还是沪上其他知名高校，本科生样板房空调吹出四季如春的新风都能让每一个年轻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馨；水管中流出的热水温暖了冬天里奋笔疾书却冻僵的手；自组书架实现了青年人打造个性化空间的梦想与创意；统一安装的窗帘也尊重了青年人个体独立意识和隐私意识……大学提升宿舍条件，不能简单地和“现在的大学生吃不起苦、变得娇贵了”画等号，而是因为物质文明的进步，让大学能尽可能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环境，满足他们习以为常的需求。

不愿退场的家长，成了高校和老师的烦恼

一方面，如今的学生确实有着越来越高的精神需求，但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包办”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越来越多。比如，有些家长一开学就加上了从大学辅导员到系主任，甚至任课教师的微信，不时向孩子询问学习情况。还有的家长每天都要给孩子打电话，如果连续打3个电话孩子没有接，家长就要请辅导员去宿舍检查或者联系室友。到孩子升学或择业时，有的家长不仅时不时联系辅导员，甚至还会出现在校园里，拜托辅导员或导师帮忙一起劝说孩子全力保研，放弃出国的念头等。更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学生已进入研究生毕业阶段了，但因论文盲审没通过，家长就想想方设法打听到校长的家庭住址，找上门去，要求校长干预盲审的结果……

对大学来说，积极参与家校协同育人，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包括全面掌握并向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情绪、学业状况、行为表现和身心

发展等，同时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中的有关情况。本来，大学向家长发送成绩单、建家长群，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家校联系，必要的信息交互可缓解家长的焦虑不安，也能增强家长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度，尤其是家长一旦过度“干预”，不光让青年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也让学校和老师不胜其扰。

这些年，和不少学生家长接触，笔者也有一则观察：不少家长对孩子的“包办”并非在孩子进入大学后才发生，而是贯穿于孩子从小到大的过程，甚至孩子成年后，家长都从未退场。

如今的这些70后、80后家长，他们都生活在物质不那么匮乏的年代，而他们的父辈大多都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这些70后、80后从小就受到的“规训”。在70后、80后的童年时期，踢球、下棋、看闲书都会被认作是不务正业。而当他们

成为家长时，一方面强调对孩子的个性养育，一方面又把自己曾经通过抗争换来的“自由”认为是孩子的必需品，甚至变成对孩子的压迫。他们意识到全面发展重要，就要求孩子发展各类特长，“卷”完学习“卷”兴趣；他们同时认为自己的父辈当年缺少对子女全面发展的关注，因此当自己有了孩子后，他们十分注重为孩子“谋划未来”“规划人生”。

所以，当下的大多数孩子，已经不需要偷偷摸摸发展特长，但他们却疲于奔命、往返于各种特长班；他们在校有丰富的安排，却要通过各种考试、测评等校外赛道，努力成为“六边形战士”，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

但如此重视教育的家长，却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独立自主发展需求。也正因此，不少学生辛辛苦苦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却再也不想读书；有的学生明明通过了各种体测，但进了大学却拉不起一个引体向上……

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接纳孩子的与众不同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从底层到顶层递进，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才会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每个时代年轻人的需要，也会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随着当下年轻人的物质生活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善，他们在精神层面也有了更高的追求，正确了解、认识和满足年轻人的精神需求，也是当下亟待社会各界共同去考虑的。

从教育学角度来说，实施“五育融合”已成业界共识，让学生拥有强健的体魄、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品位，养成课外阅读习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提升年轻人的心智成长，团队合作能力等都显得至关重要。这些，都不是家长通过帮助就能让孩子达成的目标，而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自己习得的。也许他们通过个

人努力就会取得成功，也许需要摔倒再重新爬起、需要经历一些挫折，但无论如何，孩子并不需要父母时刻帮助他们规避“困难”和成长中的坑。

身为父母，要懂得给孩子机会，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孩子的人生只能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即使有时候要走一段弯路。在上海交大，致远学院之前有位学生在大四时突然发现自己喜欢数学，坚持要从生命科学方向转到数学专业，学院为她重新打造了培养方案。她克服诸多困难，降转一年完成了这个方案，并成功申请到华盛顿大学统计生物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记得当时这位女生说过一句话：“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所以，让孩子有自主掌控命运的自觉，他们才能有持续的内生驱动力去学习、去奋斗，去探索自己生命的方向。家长应该给予孩子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舞台下默默注视，期待聚光灯开、再为他们狠狠喝彩。

有一本名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的书里谈到，非目标创新更多地源于人们的自我探索，始于兴趣。快乐和精神的满足源于青年人的自主选择 and 志趣发展，新奇和有趣是基础，也是原始驱动力，而非他人给予的目标与计划。这也启迪今天的家长们思考：是不是应该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选择、去创造、去试错，也应该选择去理解、去支持、去认同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的想法与观点。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生活方式、观念正在被一一更迭。没多久之前，我们还明令禁止青年人用ChatGPT做作业、写报告，但眼下，我们则鼓励学生尝试Sora生成他们的新想法。下一代的青年将伴随着人工智能长大，他们的成长也会面临哪些新需求？让我们用开放的心和包容的态度去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大学何为？

■ 林建华

自从ChatGPT出现以来，关于人工智能对教育影响的讨论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每一位从事教育的人来说，除了关注如何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去学习，还需要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是否知道未来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从而找到教育的应对方式。因为，我们都认为，人最有价值的点就是思维能力，或者说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最独特之处就是具有思维能力。但是，当人工智能在思维的某些方面比人类还强大时，那我们的教育究竟该如何改变；其次，从历史来看，很多新发现总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比如，当计算器出现之后，我们对心算的要求就不那么高了。那么当机器会思维了，人类还需要思维吗？

大学的变革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变迁密不可分

人类知识活动的演变有着可遵循的规律，大学演变过程同样如此。大学发展史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一是19世纪现代大学的出现，另一个是上世纪中期或后半期开始，后现代大学概念的出现。

现代大学出现前，人类的知识活动由经验哲学占统治地位。当时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所谓的绅士。由于大学受教会影响很深，一般以教学为主，且教学和科研分离。而科研则由社会上的机构承担，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科技革命都发生在大学之外，甚至与大学没有什么关系。

现代大学的出现使得大学脱离教会进行自治，这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大学开始培养专业人土，教学和科研也开始结合。现代大学出现后，主要的科学贡献就发生在大学中了。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大学开始逐渐垄断几乎所有的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创造、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存储，且大学创造的知识往往也是源于学者的兴趣，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而社会对知识的需求和应用都需要借助大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是为知识而知识，并非和应用相结合。

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后现代大学的概念开始出现。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学术研究从“为知识而知识”，逐渐变成了人们所说的为有用的知识而开展研究。简言之，判断学术好坏的标准，开始由“用户”决定，而非由知识生产者决定，所以生产“有用的知识”，是现在大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此后，进入知识开放的时代，教学和科研再次分离，这也是为何现在的大学里出现了很多与教学并没有太大关系的独立研究机构。同时，因为传统的院系承担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教学，所以有组织的科研很难发生在传统的院系中。这些独立的科研机构承担起了有组织的科研的任务，同时，又因为组织的科研的前提一定是在应用场景中发生的，所以现在的大学真正想做有组织的科研，最重要的就是构建应用场景。当然，这也是大学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未来的大学将是社会创新资源集聚中心

后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更强调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的行动，同时，企业的应用研究介入到基础学术领域中，加之社会上出现了更多样、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出现了更多独立的科研机构，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后现代大学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这也直接带来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创造机构。未来的大学究竟将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思考。

或许，未来的大学应该是聚集社会各种创新资源的中心。我常常提倡大学要打开边界——打开学校的边界，学科的边界，学习的边界。因为惟有打开边界，才能适应后现代大学的发展趋势。

当下，全球大学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也惟有如此，后现代大学才能适应发展趋势。比如，终身教育的出现使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多元化，且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再如，学术研究的商业化让使用者决定什么才是好的学术。

中国的大学也正在变革之中。目前，中国大学的资源条件、学术影响力都在快速提升。当然，围绕应试评价等对学生创造力的影响、大学和教育的同质化等问题，中国的大学也都在进行变革。但是，突如其来的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使得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些变革都面临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大学的教学改革总是根据人类知识活动的演变而进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预测它对人类知识活动和教育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默会的知识是人和组织最有价值的组成

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教育究竟该如何变革？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整个人类知识活动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它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关系。

早在上世纪，著名哲学家波普尔提出有关认识论的“三个世界”的观点。“三个世界”即物质世界、人的世界、客观知识组成的世界。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而存在，知识世界同样如此。而人具有能动性，人类研究和认识物质世界，得出规律性认识，这些知识和规律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两个世界都具有客观性，但人的世界就复杂多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具有的知识也是独特和与众不同的。每一个人的知识除了那些外显的客观知识，还有默会的知识，也就是我们内在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这些知识具有主观性、个体性、感性、现场性。正是这些默会知识，造就了每个人的独特性。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学校所学的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而这些剩下的绝对不是客观的知识，事实上，教育中最早被遗忘的恰恰就是这些客观的知识、规律、理论细节。但是教育会给我们留下一种概念化的能力。这种概念化的能力，其实就是默会的能力。比如，我是

学化学出身，我并不知道自己掌握了多少化学知识，但当我遇到具体问题，会将这个问题和我沉积的所有知识、能力，即这种默会的知识进行联系、对比和分析，然后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和方法，然后再去找文献、制定方案等。

这种默会的知识，实际上也是人的创造性的一个来源，所以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接受显性知识的传递，而是通过知识和实践体验，让更多的显性知识转化为默会知识留存下来。所以我们会说，人的世界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默会知识。

默会知识不仅对个人是最重要的，对组织同样重要。比如，一个企业或大学的研究获得了专利，这个专利是显性和公开的。但专利中并没有组织默会的惯例、价值、技巧、思考问题的方式等。在由众多技术环节构成的体系中，组织的这些默会知识是最有价值的，也是组织内在的创造力所在。我们常常看到诺贝尔奖在一些大学和组织中“扎堆”的现象，就是因为组织中的默会知识。不进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你也很难掌握这些默会的知识。

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要记住：人是非常独特的存在，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每个组织也都不一样，每个人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默会知识，这也应当是我们教育的最重要目的，即增加默会知识和创造性。

“我们的思想总是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

那么，未来人工智能会不会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人工智能显然与人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掌握大量的客观知识，相比较而言，我们每一个人掌握的客观知识只有人工智能掌握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人工智能利用掌握的所有知识和信息，可以完成很多人很难完成的事情，也可以和人工智能、对话，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人的思维。但是，人工智能至少目前还不能与物质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不能直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而也还不具备独立的进化能力。

而人是可以与物质世界直接相互作用，从而不断进化、改造自己的。当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再到超级人工智能时，也许会具备某种进化能力，但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此，我们回到教育——首先要看人工智能能做什么，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实体。我们应当关注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威胁和伤害，关注和研究有关的伦理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应该拥抱而不是排斥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学习环境、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要超越人工智能，增强学生的默会知识和能力。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AI技术，建设一个更加均衡、惠及大众的高效教育体系。

最后，我想引用迈克尔·波兰尼的一句话：“我们的思想总是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默会知识使我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晓这种力量的存在，而且，即便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要相信人类的力量仍然强大无比。

(作者为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